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巖山雜記卷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頻山雜記卷三

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撰

長城考

昔魏武侯美山河以為固吳起猶曰在德不在險此固七雄之始也後世不耀德而觀兵乃以河山之險為未足復表崇墉以冠山絶洪川以立防彼其霸心雄舉塹山堙谷即殫民力絶地脉豈遑恤哉今試按圖籍履巉

岩探故蹟之所存敗垣榛莽蓋久墟矣聊述見聞助後人之一嘅云爾

古長城在峩嶺之巔西絶孝水跨鳳皇嶺俗稱小頂團山迤南入泰山萊蕪界東踰秋谷東阜而東皆長城舊蹟也

史記六國年表顯王元年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　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

竹書紀年顯王十八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人築房

以為長城　按此齊威王之二十八年也

楚世家楚人說頃襄王曰王請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　又小泰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

齊紀宣王乘山嶺築長城西起齊州東至海以備楚

括地志長城西起鄆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北岡由穆陵關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青州府志臨朐大峴山穆陵關旁為長城嶺自穆陵東至莒州安丘縣界歷太平山四十里接高柘之巔遠望如長虹轉而南絕浯水過卧牛城又南傍高華頂漸入諸城縣界至膠州大朱山入海在瑯琊臺北南距臺尚六十里謂由瑯琊臺入海者非也

灌長氏曰史稱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蓋已侈矣及按季蔚伯陵之故墟危堞千里齊固已有之又歷稽載籍梁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魏固已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趙又有之築嬀州之北至遼東燕又有之皆始皇之前事也夫事不遽極因埶而大害無一至積敗而成古人所以重始也

顔文姜靈泉廟

前人有德以名其鄉志思也閭閻有行以食其土志難也今顔氏陋巷志載烈女文姜蓋顔子之裔其世無聞而人樂得而道之者善善從其類耳彼酒泉以水字郡酸棗以棘名邦猶勿替也況此獨行顯德鄉所得名將世式之可無述乎謹按廟碑及諸記載可考者並著于篇

晉郭緣生續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

神明湧泉發于室内潛以緝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泉遂漬湧流漂居宇故名籠水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並引此文

唐李允獨異志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泠可愛時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宋碑一　軍事判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周沆撰　孝

為天地之經神乃陰陽不測生當異矣死則廟焉顔娘之神是其徒也事姑至孝汲水為勞聿有靈泉潛生密室當籠覆而湛處外莫知其感通曁源發而泒流衆方駭其靈異孝婦之水因兹以名圖經備詳此得畧述屬以年祺寖遠祠宇久隳會博州牧守安侯奉帝俞治郡事值旬休務簡具清酌庶羞飛蓋出城齋心謁廟至止周覽思諸葺完遂乃召班爾之徒度材木之用凡所匠費悉自俸金不再浹旬來告工畢

室連甍而大壯牆圬粉以過奢使彼道途觀乎輪奐
則知我太守安侯好事致力庸至于此沆佐幕無晝
屬辭寡聞承請抽毫勉强從命時大宋咸平六年歲
次癸卯十一月五日記　承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
州兼管内河堤事上騎都尉借緋魏得昇　金紫光
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博州諸軍事博州刺
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户知軍州兼管内河堤事兼管勾淄齊

沂密登萊等州捉賊公事安贇
按咸平宋真宗初年紀號其時淄齊等州為京東
東路而博州隸河北東路今東昌府聊城地若實
本州刺史豈得越路管勾公事耶考宋初制承宣
觀察團練刺史等官俱無職任特為武臣遷轉之
次有正任遥郡之殊其恩數亦遼絶想此博州刺
史實係遥郡管勾捉賊乃正任耶又恩加檢校官
諸軍指揮使得至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又吏

部尚書應加散官也上柱國二品勲開國伯四品
爵宋制文武勲階官爵得互借此實武臣爾又幕
職初授得為判官試大理評事知此周沆是其掌
書記爾

宋碑二　距淄之南五十里有水發源于山足趨梁鄒
而貫乎清濟昔人搆室于源上以為祠按地誌齊有
孝婦顔文姜常踰歷山險負汲新泉奉姑之所嗜一
旦感泉湧室内派流遠注故目其地曰顔神水曰孝

水祠曰顔姜之廟其碑誌多所剝剥獨梁乾化中刺史髙霸以歲旱祈禱即日獲雨而命顔休續其屬紀始年僅可詳究淄州地界齊魯之郊南皆山阜兆頭大河皇朝開國百餘年内外晏然四方無事其民專意施耕作本境之内靡有閒曠雖歲小有水旱以其屈髙占下未嘗大凶民皆樂生安業不恤疾苦之至故于土廟之神惟歲時奉祀而已頃之長民之官至者第推祀典按例致答一胥持祀而往禮數盡矣熙

寧紀號上大饗明堂歲九月詔以比部郎王公爲之守閲明年農事既興眷肅賓僚躬謁祠下因以雨澤爲請觴奠既畢嘉霔繼霈百穀用成庾廩充積民自爲足不知所以致之於是公以春秋二祀令甲所載皆革去故舊特命屬官親致餱幣又明年盛夏之月天久不雨民胥告勞公夙駕再往旋及中途雨大作浹日之間闔境告足凡州居之民無有遠近歌詠歡呼喜神之賜相與倡諭更引迭進走公之庭咸願出

力以新其廟公乃訪其傍近之德士得新授博州防禦判官張及主辦其事增起新址寵敞有加功與于中夏迨仲秋而祠成自乾化迄今百有六十年中間殆嘗經葺至是再新而基構始大然古者邱陵川谷之神有益于民者在禮皆得祠之至其為烈彰彰者朝廷比嘗詔以封爵或國邑之號追崇之若孝姜之靈于淄民用是而報之禮未為過今王公特順民之欲崇於廟貌虛此而弗議蓋有餘不敢盡爾　熙寧

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州學教授商億記張洙書 闕文

練管堤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王 闕 立

石

按熙寧宋神宗初年紀號詳此刻文王公實淄守

文臣之借武階者也

宋勅一 牒文州碣並附

勅淄州孝婦顔文姜朕躬執珪幣郊見上帝覲為萬

民蒙嘉氣獲美祥既又詔天下凡山林川谷之神能

出雲雨殖財用有功烈于民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
聞將徧加禮命以褒顯之如此非特以為報也蓋帝
王制祀之闕　也惟神聰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
求如應影響守臣列上朕甚嘉焉疏錫寵名以昭靈
德且俾民奉事不解今可特封順德夫人仍賜靈泉
廟為額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中書令闕

中書侍郎闕

右正言知制誥臣鄧潤甫　宣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侍中使

門下侍郎闕

給事中使

六月二十五日未時都事丁貽嗣受

右司郎中　付吏部

左僕射闕

右僕射闕

吏部尚書　在中書

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判史館兼權判　衡

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　藻

吏部侍郎闕

吏部侍郎在中書

左丞闕

告淄州靈泉廟順德夫人奉

勑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闕

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判宗古

令史梁中立

書令史唐師孟

熙寧八年六月　日下

中書門下牒文

太常禮院奉准中書批送下諸州府軍監等奉准敇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内雖有爵號而褒寵未稱者亦仰聞奏當院今據逐州府狀及圖經看詳到合與不合加禮命具列如後候

勅旨

淄州

孝婦顔文姜

州狀祈雨有應圖經載孝婦水及顔神廟引輿地志齊孝婦顔文姜靈泉生於室内唐天寶五載立廟於水次

牒奉

勑宜特封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為額牒至准

勑故牒

熙寧八年六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呂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淄州磶子

淄州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降到

勑告二道以孝婦顔神圖經具載祈雨獲應

封為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為額其真本二道已用

漆匣盛貯付廟户本家收掌今摸勒于石永存無

窮時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九月戊申朔七日

甲寅上石

軍事推官　朱惟孝

軍事判官　宋　綱

朝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偁

朝奉郎守尚書膳部郎中知軍州事周覺

右格一遵廟中石刻以備觀當時遺制按宋承唐制宰相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中書令中書侍郎右諫議大夫右正言起居舍人皆中書省也侍中門下侍郎給事中皆門下省也尚書令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皆尚書省也平章宰相之稱其次為參知政事考熙寧八年六月平章則王安石韓絳參政則王珪呂惠卿

皆與此碑合矣至史館諸官如直集賢院秘閣校理館閣校勘皆貴重之職非狀元制科一任及大臣論薦不得與選試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脩注不得知制誥今得與宰相雜署行下軍州信貴職也至三省列銜似間有顛錯合是上石之誤爾至明初乃分三省之職中書改為内閣門下分為六科通政司尚書全歸六部所謂宰相者專掌看詳章奏擬旨進呈不得與於封駁施行之事亦

無印信文移行下諸司矣

宋碑三　承議郎前任順安軍州學教授陳琦續翁姑因地記節錄夫人祠之左有所謂翁婆堂者夫人之舅姑也舅姓李氏家於鄒邑李顏村姑郭氏故居之地今顏廟是也舅贅於郭氏生夫人之夫壯室顏氏即亞聖之裔順德夫人也廟戶郭訪姑之遠親自天寶以前父子相承世守其事迨今數百年曾無匱乏如緣丁壯被差保役者漕使過而問之即脫其籍如

因道流指占是廟者太守明以斷之卒從其初宣和

七年歲次乙巳正月立

按宣和宋徽宗第六年號

宋董逌顏泉記見廣川書跋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

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昔李

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

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為礎或視之

書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

無異嘗見唐李冗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泠可愛時謂顔娘泉李冗所記後世据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顔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于室内嘗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即泉湧居宅時號籠𨷚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冗以為顔文姜誤也今考地志淄川為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為州治當唐陽冰為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顔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

水本號莭水出甲山東北逕莭山西注般陽入於籠下與齊水合者莭水口也不知允陽氷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顔文姜為順徳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据李允所記此其失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即顔娘泉也莭水另源自出西南甲山注甚分明脈其迹當是今明水俗稱岔河者

也北去般陽縣般水會處尚二十餘里乃與孝水合而此記誤以顔泉為萌水用譏李允之失不已遠乎廣川書跋似謂精博猶爾未詳酈注謬誤如此恐其書中類此多矣甚矣讀書好辨之未易易也

又宋題名石碣一枚大書甚工附錄淄川衡元度王巨載渤海任德充陽丘高擇之三城傳子容政和七年三月十四日同謁祠下明年二月十六日巨載子

容同趨奉高再謁祠下　廟戶郭勍摸刻

按政和嶽宗第四年號

金碑一　皇統改元春旱躬禱祠下四月既望乃雨越二日乃報神貺同至者耿德甫孟德基張子美孫叔康李彥宏徐伯充李子强趙仁仲韓德霖王伯城董逸飛溢陽康深甫題　保義校尉差監淄州淄川縣顏神店闕　趙闕　四闕　保義校尉特差充淄州淄川縣顏神店巡檢徐　廟戶郭寧摸刻

按皇統金主亶第二年號當宋高宗世

蒙古碑一節錄按齊地誌淄州以南四十五里有孝婦

顔文姜祠自唐于今代有封爵降及貞祐年間兵革

遽興連年大擾加之以饑饉羣盗蜂起恣意刼掠水

忽自變黄流四十里人見之無不驚異因相謂曰此

水從來清且久矣今日如是莫非神明之示異救我

民乎因相與避之頃之有外冦至得免其奮水明日

復初壬辰之歳有太守兼元帥王公分治淄郡置司

于是邑謁廟視其基址僅存四壁立餘悉化為焦土徘徊興歎重起經營之志闕使山東行省楊闕以奉闕衆亦能體太守之美意軒楹廊廡煥然復新且喜神之有托鄉人之禱祀歲歲而慰所望也于是乎書　乙未年季夏日定遠大將軍元帥右都監淄州刺史兼知軍州事提舉常平倉事加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闕　户王珍立石

按此碑稱貞祐者金主永濟年號當宋寧宗世末

稱乙未年者是蒙古太宗七年其時尚未有年號

止稱蒙古至世祖方改國號曰元

元碑二 節錄歌辭

卓哉夫人孝行絶倫生為烈婦死為

明神闕之禮夙夜殷勤天地感應湧泉粼粼漸成

川逝入于海津上下灌溉利益斯民熙寧之封爵號

順德廟額靈泉襃揚懿則殿宇嵯峨在山之阿四方

瞻禮誠敬孔多犧牲博碩莞絃聲和千秋萬載德音

可歌至元二十八年四月　日　承務郎益都路總

管府闕陳　承務郎益都路總管府判姜　奉議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麥朝　闕　大夫益都路總管府尹本路諸軍鄂囉總管兼管内勸農事特默昭毅大將軍益都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本路諸軍鄂囉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内勸農事特哩哈雅

按至元元世祖第二年號順帝亦號至元不至二十八年達嚕噶齊華言掌印官也

元兵部侍郎郡人于欽齊乘一則　按水經注籠水南

出長城中今按原注非籠水字寰宇記云古名孝水齊有孝婦顔文姜事姑孝養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靈泉生于室内文姜常以緝籠蓋之姑怪其須水即得值姜不在入室發籠觀之水即噴湧壞其居宅故俗呼為籠水今孝婦河也

籠水辨　按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而水經注前文隴水南出長城中後文又作瀧水異字同音自昔無定後人好異獨喜緝籠種種之說更數百千年增

飾多方違情日遠遂有如齊乘所言甚矣民之澆㶕
也今畧按事理裁其是非夫姑之嗜水量非杯勺實
取饜飫文姜既感泉生于室當必顯告於姑以慰旦
夕之求今掩覆秘密居為私藏若將懷慳市重於姑
者孝者固若是乎其謬一也婦禮無出門之義而文
姜至以遠汲為勤則是室無多口室無多口則必居
無廣宅環堵之間一席之地姑來婦往靡日不通曷
有耳目之前可容蓋藏不虞終露雖愚者不為其謬

二也文姜既以至孝格天天恤其勤而生此水恤婦也實以慰姑又何昭示而令葢藏慰姑也又須避姑若其不受於天而有私覆無端懐異不為善承其謬三也姑即不仁有婦如此宜從孝格果疑此水當從面詢何必瞰亡乃來發覆如其果爾非姑頑嚚不可誠通則婦慳深難以情得大孝之家豈其然乎其謬四也天生此水既以應姑之求則應發之無罪即其有罪當緣孝婦之心而恕之何遽為殃今勃焉憑怒

壞其居宅姑婦兩無所處美始而惡終是禍水也實駭人情豈名天道其謬五也此緝籠者當受於天乎抑成於人耶若受於天則事等於虹流星霣當有先怪先動里閭不必覆泉然後著異若還成之於人一栝棬窶藪耳曷有神力足為變徵盖則水渟發則泉湧其謬六也姑嗜此水須飲無時婦取呈姑日焉三發乃婦頻發而不驚姑一發而致患是必姑之惡毒觸犯神明忽焉降割惡毒之人不應鑒憐先為生水

其謬七也原其始倡不過出於巫祝夸誕之詞成於愚氓輕信之口學者不察其害義遽又援以入書獨有李允所記粗為省淨然遠稽晉魏之注事既難詳近察熙寧之勅芟而不錄王言有體疑信昭然應遵古初還稱孝水不必引虛誕失實之言雕飾前賢以滋謬醜也康熙四年四月五日記

明碑一　山東提學副使四明楊文卿記節錄　顏文姜

祠歲久摧敝四方禱祀之人蝟集鱗聚失所瞻依歲

入施錢皆為旁近無賴所私弘治八年汝南都憲熊公翀奉璽書巡撫山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顧盼徘徊重念國家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以濟南衛百户朱英核實施錢之入用以市材鳩工廟貌若生士庶具瞻孝思興起謂文卿不可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孝之名未著世德下衰始以孝為卓行然季武矯而服縗子春强而過禮文舉忍而棄子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之

妻泝流汲江以順姑好董黯因母思飲大隱溪水徙居溪旁以愈母疾此皆本乎天性協于至情其事有同於孝婦者焉若婦之孝生既能召室湧泉没又能神于一方以福庇其人民其孝之至者與顯受封號而廟祀于無窮豈不宜哉庸書以著厥美并繫頌禱神辭俾鄉人歌以祀孝婦于永永　辭曰泉涓涓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湯湯而遠逝兮孝婦之澤澤之流兮民受福德之化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廟翼翼

視如在兮其靈濯濯永神休兮與國無斁　牲蠲潔而在俎兮粢醪在堂靈風飄而滿旗兮神其來嘗歲用登兮時雨時暘人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鑒兮有惡斯殃俗用熙熙兮儷美陶唐

記中引黃水事兮節之

黃水不為菑辨　顏文姜祠下泉出山坎水至清深時發黃水則地有災祲若兵若疫傳聞若一事皆有徵崇禎初余一見水黃獨無徵順治甲午歲八月二

十一日水又黄里人奔告余往察之泉中水如濁河出祠外即少湜湜及峽半之又不一里而清余曰此不為菑民濫聽也按左氏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問焉絳人之告宗伯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今此泉水漱山而出是其伏流所經山中當有朽壤崩入于水水勢衝激汩泥而出黄者土非水也故不宜有異也曰然則前此之變其水或黄或赤是不一焉何也曰土之在山墳壤異

脈土赤而赤土黄而黄也然則變而復也時有久速流有遠近何也曰土崩非一夏秋水漲泉出迅激其力足以汩泥而行故遠而後沈也其久者崩朽壞適多土盡則止也然則其為菑也事著於碑皆有左驗何也曰天象有變應在分野譎見齊分不得及魯在晉分不得及秦今泉水記異或在境内或在封外此不足徵民濫聽也聞者訝然皆未之信遂書以識之至今更十餘載卒無他是余兩見水黄皆不驗而曩

歲戊寅以逮庚寅鎮人苦兵苦盜紛紛四來始歷一紀迄無寧歲水顱不黄豈文姜之神固今昔靈替殊耶則前說附會累理甚矣若乃此一紀中雖屢遇兵凶事輙輕于旁縣亂而不損此則神休固不必以水徵也康熙四年五月記

明青州府志　顔孝婦廟後周建唐天寶間更建殿制無梁大枋木相承錯跱而上舊傳郭子儀督造今廟側有令公祠國朝成化十三年提學僉事畢喻奏請

載祀典每歲秋七月鎮顔神本府通判致祭

按子儀為唐將功名常在西北及貴為使相生平踪迹未至淄青此臆説也聞之故老此廟側之祠舊曰郭公既而訛郭令公既而訛郭汾陽王原其根因姑固姓郭而其宗人世為廟户如郭勍郭寧者或其家親私祠附近此廟側後郭氏絶世中更兵火亂離轉致訛傳為此曲説耳其廟工作一倣内殿亦非無梁鄉人未覩大工遽謂為異

國朝碑　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青州海防道前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大梁周亮工撰（節錄）今夫
泉受澤于天含滋于地類體坤而終事者撓之不濁
激之愈清類抱貞而靜處者餴饎濯溉挹注不窮類
含弘而致養者委蛇善下而不盈泛濫百折而必東
類婉娩而順從孝思之不匱者昔者貳師解佩甘露
晨流耿恭正冠靈漿濆出維忠維孝實本一源蓋天
人之理合人事盡則天不愛道而地不愛寶後先之

揆一先蹟存則賢者思齊而不肖者思奮世祀相傳廟貌日新厥有以耳

康熙三年十二月　日記

又碑　淄長梁鄒之間有孝婦河其源南出長城山下則顏文姜靈泉廟也志稱文姜事姑至孝常自負遠山新泉以供姑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謂顏娘泉後人則即其居廟祀之唐淄川尉李陽冰朱梁刺史高霸皆嘗刻石廟中惜斷滅莫遡始年

即其廟初但委土而已宋神宗熙寧中大饗明堂徧禮羣祀乃按州守臣所上圖狀封爵之曰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則其始大也嗣是作者非一明成化間學臣畢喻復請于朝以登簿正常以歲七月府别駕職致餼幣焉而其自古在昔靈貺綿邈常有福利于其里邑吏民賴之以不疾災疢又甚著也夫立百行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興關乎名教既非淫祠黷祀諸不應經義者得而髣髴矣邑有先德而不

報是廢典也前王有嘉禮而繼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重神敬祀而守臣不博采境内以聞是有司之責也且其靈泉古廟攬勝為工蒼岩翠栢雲合于其上白石寒泉鮠旋于其下既以閎壯矣又寢門之外有曰公姑父母者則祠之祠其類也有曰王友郟公者則祠之祠其所有事也夫生而事之死又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為不匱愛其人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為不衰然

則繼乎此者雖百世可知也昔余在司農蒙
恩歸省嘗過謁祠下見其經時漼然頽敝莫厭衆心乃
集鄉里相與謀新之維時司馬中丞耿公焞撫軍東
省百廢俱興聞而縂然顧悉俸以首其事而鄉侍御
趙君班璽顧命匠以考其成凡邑居之老幼歌咏神
休而樂其有是舉也亦靡不懽呼踴躍以赴之于是
前宫後寢臺觀門屏悉從改作更鑿山石規拓其垣
宇而壯又過之四方之至者一拜其庭登其堂周瞻

彷徨寥泬清敞若山川益增其勝而神人之意倍暢于昔者未嘗不猶猶然崇起孝思于無已也乃寢成而耿公適已去則于其側祠而並祀之亦猶郭公之意也夫乃劖石書事而麗以銘　銘曰孝水洋洋東國是疆介邱封麓長城巨防猗猗孝婦灼灼顏姜視遠惟邇執德惟常克勤竭節以奉姑嫜于沼于沚載雨載霜名彼靈泉湧此閨房涓涓不絶乃成谷王河潤千里達于海邦萬姓誠和既走烝嘗百王有作殷

禮重光考德作廟典命焜煌守臣受之爛其有章清泉文藻翠栢虛廊雲旗飄緲桂殿芬芳無怨無恫布濩嘉祥年穀庭碩樂土安康蟊賊殄滅貙虎摧藏羣心醉飽瞻就彷徨式我儀刑薦以馨香闐闐靈鼓藹藹華堂新宮載啟刻桷雕梁肪截磐礎麐聚冠裳應侯順德無忝孝鄉我作斯銘勿替景行

康熙丙午秋八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大學士前少保兼太子太保吏戶兵三部尚書孫廷銓撰

按文姜有墓在對廟河干春秋饗祀之處所也舊有饗堂經亂墮廢又自金元碑刻有曰武安順德夫人仁孝衛國順德夫人今考宋勅殊無此文將謂後代更封察其刻文又無述記此不可曉傳疑可焉

災祥物變

昔者周置馮相以察災祲禹鑄九鼎以辨神奸故記異之文史家必備然而詳畧殊者以國為體也春秋一國之書而為天下記異故日食星雨五石六鷁必盡其辭其旨則隱其義則遠非列史之志矣若機祥小數僻在下邑其事無關國史即偶有述不過以志匹夫匹婦占年望歲之心以助田父牧豎牆陰之語不紀遠而紀近固其本志矣乃至生死死生之異精氣遊魂之變何地

蔑有存乎達觀視犬猶奴雖怪亦常見驢言馬雖常亦怪宜廣見聞以資曠識若夫璇象天官靈臺雲物其為錯異天下共見不繫一塗則太史氏存非野人之所得與知矣兹姑畧之

永樂十三年蒲臺人林三妻唐賽兒以妖術嘯聚賊衆董彦杲等六千餘人據謝石棚岳陽寨出没作亂攻陷莒州萊蕪等城事聞勅安遠侯柳升勦之乘夜襲我軍營多被殺傷都指揮劉中戰死賽兒竟不獲

嘉靖間大街欒氏子數歲患痘死已二十許日其母頻夢見兒來告復活乃同家人往啟視之果活遂以歸其族人以為詐詬誶百端屢經官府聽治竟莫有顯證其非者乃息官名之曰甦家名曰顧言云按晉武帝咸寧二年琅琊顏含之兄曰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感夢畿謂已曰我未當死為藥所傷耳可亟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瞻視惟不能行語其後家人怠于服事含乃解官視之十餘年乃死京房易傳曰

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

嘉靖二十四年姚世清聚礦徒百餘人作亂

萬歷乙夘大飢人相食

天啓丁夘年孝河大漲范河尤急稅務司街民居漂没

崇禎間有人于峩嶺後鑿煤井攻山出石其理自然而

大半拔其古槐而去

解文成鱗甲悉如魚龍一邊突起一邊凹如相印鑄

精妍窑麗殆非雕繪所及形家以為恐傷地脈遂填

平之

丙子年文廟殿楹間產芝一本趙御史振業家東門新第堂上亦產芝一本先瑩昭彰大如團扇事聞京輦一時士大夫多歌咏其事有寶菌堂題冊存其家其秋子進美遂領解年纔十七

戊寅年鎮有兵警無害

又文廟前居人孫繼善入井而坍衆謂必死試救取之出其石向盡乃聞其聲在井底坐巨石撐柱頭上水

既不浸石亦不壓徐出之乃得上

己卯年西門屠者劉時刲羊方縛治置杌上銜刀在口其乳羔在後伏地哀鳴甚切屠者不顧既而捉刀回指之曰莫叫莫叫殺他了次將及汝方奮刀欲下未及措手忽仆地而死

庚辰年鳳山玉清宮庭中老檜久不作花其春忽大作花

庚辰辛巳間歲大飢人相食龍泉范泉盡涸孝河十里

下亦絶流

壬午年鎮有兵警無害

甲申年三月初八日大風晝晦人不相見其風自西北來觸人腥惡濛濛欲沾衣其五月闖賊權將軍郭昇自南來聲勢甚赫到鎮會聞李賊闖門之敗一宿而去鎮無所苦長峪道暗青朱崖諸山村亂起

崇禎間市民尚可法約同鄰舍攜酒向家邊山上圓月可法後至有人在路呼之遂與共坐岸邊對月吟笑

傾酒共酌可法恍惚都不記憶所期何人盡醉而歸夜半酒微醒乃憶其人是孫名起死已久旦日視其坐處酒瀝狼藉在地空罇在焉竟亦無恙

又國氏女嫁人少死三日後其夫獨宿忽見妻盛飾自外冉冉而至初甚恐既而言笑讌婉恩意如平生凌晨攬衣而去衣作紙聲夫久亦安之月餘忽涕泣為別云當赴泰山自此遂絶

順治戊子年孝河大漲永濟大橋水高出其上石欄皆

盡橋外樹林拔去無餘南郭門外三元廟前古柳掛淤高過廟門廟中乃無水　又峩嶺上水自山椒而下浸灌西門外居人數十百家是歲多淫雨龍鬬于空又先年鎮嘗大水山谷皆漲其水每在高處流下處反無水又或中流如脊高立兩邊乃下

丁亥庚寅間沂蒙諸山亂民為盜出沒不常顔城左右攻城掠村殆無寧日東西山塢傷人頗多長峪道亦不靖

康熙癸卯年多震雷峩嶺死一男子馬嶺死一婦人并所乘驢子神頭死一男子鄉人云此人乃平其先塚作田適此日送飯餉田間工人遇雨來歸經煤井旁其龍自炭中起井上人皆望見之初但縷縷如白烟

甲辰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霜殺麥時麥將成霜初過芃芃不減田家幸之既而有芒無粒十不獲一

乙巳年三月巳向熱駱駝嶺道邊有氷條高掛棘枝晶晶可愛

乙巳良莊有震雷死者三人有毛氏子者方倚樓望雨震起忽不自覺自窻間飛出落立塲中了無傷損旁近九人皆死餘甦其六

乙巳丙午大無麥

又近有城内人趙起鳳有潔疾又善疑常擇井而飲擇米而炊債人挑水必棄其後罌即遠出在塗非自滌羮釜治餐寧餓不食嘗適市買米已付錢訖須其人送米到門偶見其人項不潔輙失色曰汚吾米不復

可用矣遽令持去亦不索錢一日將之奉高或戲謂曰蒿里山畫夘耶遽增悶恚為之罷行曉夜憂疑數日殆不自遣乃募市中人教以話言厚贈之令前行相待於土門道神祠中乃自於旦日假裝前去行過廟前其人趨出厲聲曰汝安往耶對曰敬赴蒿里山畫夘其人叱曰可疾歸去今無事用汝矣應曰諾乃歸其疑乃釋後其妻懷妊憂曰是家將穢吾居可奈何已又見所食井上有蛛網大恚曰吾固不堪也今

又斷吾水殆無生理矣乃自經而死將死之前日徧持錢物餉梓匠僧人挽郎冥衣家衆驚曰何為者耶曰弟存之吾有所望於君及死諸得錢者乃共治葬之竟無後

灌長氏曰水之為利害大矣哉孝鄉山居而數有水患況江海之民乎菌芝載在爾雅郭璞亦以為三華瑞草迨宋真宗東封至泰山而王欽若等一旦獻芝至三萬八千餘本物多則賤使人訾之若夫崇臺虛宇蒸濕之

所不乘畫棟疏寮霧露之所不入紫雲九華忽焉自吐此之非寶實則矯談彼事之一至者固不格于儒者之論也

顏山雜記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顏山雜記卷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顏山雜記卷四

秘書院大學士孫廷銓撰

物産

蓋民之為道本業不足然後有貨殖貨殖非古也不耕而食則長游惰不織而衣則生僭侈皆風俗之敝而仁義之碍也然有異焉孝鄉山多田少而生齒日益繁生齒繁則食粟多山多田少則得粟難若是而不疾作也

則饑甚故其民力力焉鑿山煮石履水蹈火數犯難而不息凡為饑驅也此雖不耕不織猶夫自食其力也顧燒琉璃者多目災掘山炭者遭壓溺造石礬者有喑疾炒丹鉛者畏内重縱謀而獲亦孔勞矣然則孝鄉之多藝也以其民貧也其無棄貨也以其土瘠也矧錐刀之幾何而强半在官中也是用瑣綴俾來者知其故焉

石炭　炭山灰也義從土然土得水而泥此不泥宜從石然石引火而不然此則然宜從薪木然木遇金而

柔此不柔故一物而德具焉者炭爲多

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死者脈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其用宜房闥圍鑪活者脈夾石而潛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剛其用以鍛金冶陶或謂之煤或謂之炭塊者謂之硔或謂之砟散無力也煉而堅之謂之礁頑于石重于金鐵綠焰而辛酷不可爇也以爲礬謂之銅磧故礁出于炭而烈于炭磧棄于炭而寶于炭也

凡脈炭者視其山石數石則行青石砂石則否察其土有黑苗測其石之層數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遠以知近往而獲之為良工

凡攻炭必有井幹焉雖深百尺而不撓已得炭然後旁行其隧視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鑿者跂運者馳鑿者坐運者傴鑿者螬卧運者鼈行視其井之幹欲其確爾而堅也否則削入其隧欲其燥以平也否則跰凡井得炭而支行其

行隧也如上山左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者下墄登者上墄循山旁行而不得平一足高一足下謂之仄墄脈正行而忽結磻石阻其前非曲鑿旁達不可以通謂之盤錮脈乍大乍細窠窠螺螺若或得之而驟竭謂之雞窩二者皆井病也

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燈而後入井則夜也燈則日也冬氣既藏燈則炎長夏氣强陽燈則閉光是故鑿井必兩行隧必雙令氣交通以達其陽攻堅致遠功不

可量以為氣井之謂也

鐵冶　采石黑山鑄而為鐵百石之鑪三合之屑火烈石礁風生地穴清氣如珠玄精為液得柔斯和過剛或折作為銣器蛟龍可截以鋼性易脆生不若熟也

瓷器　孝鄉之瓷出于山頭務店者碗鉢為多出于邀光者礶為多出于八陡者餅罌為多出于西河者魚缸甗甕為多然皆疏土也夫物無美惡乘時為貴器無雕樸適用為宜故雲罍之鼎以之適野不若瓦缶

之便也犧象之尊以之饟師不若陶匏之給也且物之美好者生民之大累也孝鄉之瓷疏土也其用農甿也而不為貴也廢者亦幸不為賤者累也今夫天之生物其為奇麗者一其為朴野者常百則不以一廢百也先民制器其為淫巧者一其為拙簌者且萬則不以一廢萬也何也生人之道始於飲食飲食天下之大欲也則飲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也今夫農甿之為食脫粟麥飯也及其驩然一飽則脫粟麥飯固無以異于脯脩

羶薌也農甿之食之為器瓦缶陶匏也而及其屬饜則瓦缶陶匏固無以異于犧尊靁鼎也且農甿之食有其脫粟麥飯焉則間有其酒漿醯醬焉夫酒漿醯醬則非獨農甿之食也既富之家共此矣農甿之器有其瓦缶陶匏焉則又有其壺尊甕瓿焉夫壺尊甕瓿則非獨農甿之器也大貴之家又共此矣今舉富貴之家而進之以農甿之食如所謂脫粟麥飯者不屑也而至于酒漿醯醬不能絕也此固嚮者農甿之

食也今舉富貴之家而奉之以農甿之器如所謂瓦缶陶匏者不屑也而至于壺尊罋瓻不能舍也此固嚮者農甿之器也孝鄉之瓷疏土也貧且賤者用之而富且貴者不能違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以此也

黄丹　炒鉛為之丹重則鉛為丹鉛急則丹復為鉛炒多鉛氣中人令人中毒而死臨丹竈者必塞其鼻實其腹令中氣常勝鉛氣不能入也然後可久

白礬　白礬者夾炭石屑也取以為礬晶晶者氷皚皚

者雪也當其為石墨墨者鐵也取而變之存乎治也
凡燒礬必即嵌巖之半削其高以為壁斥其平以為
臺壁斬斬臺板板也于其旁也塹土而塈周之以為
池闕地及泉幹為井底為釜築之汚之旁通火焉以
為灶布甓以為盎編荆而塗之以為廩其行火也移
石就臺負壁而築之若連床之方焉陂陀其脚而微
綱之烈火而焚之由内以攻外火盡取屑傳之又盡
又傳之每盡傳之斬斬之壁則易以為高也板板之

臺則易以為廣也陂陀微網以行水潦則行火者易以為養也故燒磬者久與巖齊雖雨三日而不浸火三月而不滅也乃取其燒以納于塹擊之汰之得其滋焉乃取其汰以納于灶熬之煎之流其液焉乃取其液以納于甕澄之凝之泛其屑焉體魄既成精魂未盈非硝不為功取而和之復納于灶火氣竭矣其精乃生取而漉之以納于廩水氣竭矣沈緊浮鬆外强中空鑿其瓌瓏氷雪冲冲此磬之終也

綠礬　紅土　綠礬者炭中銅磧也法如白礬減其工半精為綠礬滓為紅土按礬之初皆黑質而辛螫也及其變也或白或碧其滓則皆紅以染則碧復為黑其醮水又為黃蓋具五焉夫天下之臭味過差而善變者固若斯之亟也君子之用物也亦善其變哉

淄石硯　淄石坑在城北庵上村倒流河側千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則硬東偏則薄惟中坑者堅潤而光映日視之金星滿體暗室不見者為最精大星者為

下米元章曰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蘇子瞻曰淄石號韞玉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岩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羸用瓦硯也不知淄石頗有發墨而不損筆者惜二公之未見也

琉璃 琉璃者石以為質硝以和之礁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

札札星星紫石也稜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為幹也紫者以為輭也凌子者以為瑩也是故白以為幹則剛紫以為輭則斥之為薄而易張凌子以為瑩則鏡物有光硝柔火也以和內礁猛火也以攻外其始也石氣濁硝氣未澄必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黑徐惡盡矣性未和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為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

得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子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蕚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淩進其銅去其鐵得藍法如白焉鈎以銅磧得秋黄法如水晶鈎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磧焉得鵞黄凡皆以焰硝之數為之程

琉璃之貴者為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條

若水斯冰緯為幌薄傅于朱檽瑞烟徐起旭日始升
影動几筵光浮御屏棲神象玄以合窈冥用之郊壇
馬用之清廟焉隸于司空以稱國工
其次為珮玉丁當連珠綴纓絳紗作盛弁晃盈廷乃
球鏘鳴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
其次為華燈屏風礶合果山皆穿珠之屬錯采雕龍
口則無功
其次為碁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之屬圍

碁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纒之細珠寫之大珠纒之戛之簪珥惟錯車磲者雜二色藥而糅之瑪瑙者珐瑯點之纒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

其次為泡燈魚缾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珠響器鼓璫皆空之屬凡製琉璃必先以琉璃為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在治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

納氣而中空使口得為功管之力也乍出于火渙然
流離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授
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氣焉壯則裂弱則
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皆不知則大不裂
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毬者抗之吹膽餅者墜之一
俯一仰滿氣為圓微氣為長身如朽株首如甕鼓項
之力也引之使長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
之使凹剪刀之力也凡為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處

為腰為含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焉後得腹凡為魚餅先得口次得腔次得山後得果枝凡為花簪先得莖後得頂斷而殊之易手而燎之後得蜂末凡為響器先得下口後得上口凡為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提後得吐水凡為燈碗先得圓毬吸其下按其上斷其臍而坐之上反為底下反為面凡為鼓瑠先得葫蘆旋燒其底而四流之以均其薄欲平而不平使微杠焉以隨氣之動乃得鳴鼓瑠者響葫蘆

也言微氣鼓之而瑺鳴也辟之為鼓也聲者其面也響之應者其腔也實則其空也故大空則大鳴小空則小鳴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為空者先養其氣氣圓而體圓此學書之說也心正則筆正也

按通鑑唐代宗初誅元載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及載事曰朕面屬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虔州别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

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鄉議之〈胡三省注曰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注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黄黑青緑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耐實非真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

采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顔氏謂為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曠石于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蕪外國奇産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

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于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水磨栢香　水之為利莫大于灌田是故近水者得天之半焉孝鄉田高水下不可灌也頃有教以水車之

法試而引之高之上又有高焉終不可灌也是失天之半矣幸可為水磨又獨能平輪不能為側輪也平輪者必為飛水以飛輪飛水者必高其閘閘已庳則注水勢弱水雖大輪不飛也飛輪者必深其坎下其水而疾去之水平而去不疾則輪濡注水雖高輪猶不飛也輪不飛則其戴石也力薄而功微是失水之半矣側輪者水擊其輞而力横施可以磑可以舂也平輪者水擊其牙而力上行是不可舂徒磑耳是失

磨之半矣高其閘者必高其堰堰已薄則沙易頽也已厚則力不償費也秋潦為患山水暴長堰之廢者非潦盡不可以復興而磨常半歲閒是磨之半又失半矣是故孝鄉之水磨常格于天時費于人力而不盡乎地利也

灌長氏曰吾觀于鄉而知擇術之必慎擇業之必精也當明之末庚辰辛巳間江北旱災琉璃之家死者什九非以其無用器耶若其在時和清宴亦可以觀人情矣

彼瓷炭用物也其行不越數百里丹礬赤土用含半之其行千里琉璃無用器也然且北至燕南至百粵東至高麗西至河外其行萬里彼物情之不齊亦獨何哉其用彌寡其行彌遠

物暴

齊故無虎也初余生長孝鄉山中四十餘年逮所傳聞又何啻百年鄉之人曾無故而談虎者齊其果無虎也齊有虎其自今以始也抑聞之昔者孔子嘗過泰山之側而歎苛政焉則是齊故有虎也前此有矣曷始乎此託始焉爾虎之為德既不若麒麟騶虞而為暴又甚于豺狼微鄉人惡之凡跂而角蹄而善走窟而善藏者彼其族也固未有樂虎者也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令而履

尾愬愬白晝攫人有一于斯矣君子危之而著其實則託始焉爾其託始也奈何春秋魯史也而魯齊近郊也多麋有蜮必謹而書之闕

今虎之為暴其為麋蜮又多乎哉託始乎此蓋振振然其諸亦無樂乎此也

西莊人闕　上山刈葛忽聞蓬蓬聲在近稍進窺之有虎負嵎蠅飛甍甍在其鬚目倉卒墜崖而免猶病瘧彌月

嶺西村農民王朝臣因野猪害稼與其妻夜守瓜廬一日夜半朝臣忽欲出遺其妻心動止之不可甫撤扉出其妻遽聞有物仆地亟起視之夫已為虎攫去就田火追逐之遥見火光中有巨物徐行黑氣籠罩形不甚辨夫挺然赤露首足互著地蓬轉而行於後隨之衣已脫然在道帶結如故並未開解將次及之巨物隱不見夫殭死在草間坐守移時忽覺闇中出巨掌爪批其面頰顛于磧下惛然不復覺久之始蘇遂

失夫所在

王生家石馬莊佃客二人秋夜耦耕宿野棚下雨甚漏濕忽思笠子掛樹上可出取之一人出一人聞其顛仆聲有異怖不敢動天明視泥中有虎跡鵰衆尋求得其半體於七層堰上荒草間所著褌子委道旁繫有鐵舌鞓帶宛在褌間亦未解

樂疃人孫氏家竪子於溥暮驅驢向隣村駝水遇虎自投堰下石隙中虎至踞堰上凝睇注視以爪探之不

及尺竪子伏不敢動瞪視良久虎亦不下其家怪竪子曛黑不來數人往迎之山路黑暗喧豗而行虎聞其聲乃舍竪子攫其驢去

峩嶺巔文昌閣孤居無隣近年一道士來居之一日昏暮出汲還閉户卧至日齋羣牧過其下恠閣門未啟呼之良久不應相與撼其門開有狼突出躍然而去道士殘矣

壬午年兵自南來萊蕪已破鎮人倥偬方事城守余從

衆在城角瞭臺覘者夜還報曰兵至矣青石關逈南逈北列營舉火似繁星矣衆方驚急有狼在城下對臺而號其聲百出斥之不去守者視之皆色土天未明大營果至卓旗東西兩山下瞰城中食頃拔去竟無他

數年前鎮多狼孽傳說多異余家門外空園子柳下甃井夜夜有羣狼來戲井上意憎之一夜比鄰劉美聲秀才家擾擾有聲甚可疑怪比曉使訊焉乃有狼夜

入其家突于廚竈竈下人驚狼亦驚亟不得出皆譁不知所措適其日有莊客因事到官秀才援之得解尚未去聞故抽椽攎遽入擊之應手而斃取其皮白澤可愛值數貫錢後亦無他或曰此自來送一品坐裀耳野獸無故入人家當為怪豈足信哉

鎮無野猪近與虎偕來其為民害乃長於虎虎一而已野猪恃其犢牙率其種族以與鄉之人爭食此土也家苦之村苦之日夜苦之且孝鄉之民非有廣疇沃

野可闢而耕也非有湖陂蓮勺稻秔魚鰝之饒樂也終歲孑孑焉鑿巉石闢𡐓椐得若席焉則田矣若几若箕焉則田矣山高土淺水濮不收幸而至於秋也而黍離離而豆有萁率彼婦子夜守前谿少一不戒忽焉盡之豕則飽人則飢吏則呼閭則殫無遺矣禮祠八蜡祭虎為其食田豕也夫虎暴矣至使古人俎豆奉之以為功惟豕之故則謂其害長于虎也亦宜似鹿短小而肉角者曰麀麀即麇也多則害稼易取亦

易馴性不耐夏每日止於早凉一起趍水食食已即擇蔭伏終日不起其首所向即其起行所向也獵人取麀常以清旦升高瞭之前逐水食及還卧處皆已曉了又察其首所向即數百步外兩目閃閃於草際見之乃於前路設網左右設伏從後發蹤追逐十獲八九鎮西闗李氏家嘗畜一麀馴矣其家門外即山麀有時出暮必來歸屬當文廟秋祭例用鹿官督獵人急無所取為向李氏欲得此麀主人惜之不許麀

亦如故祭有日矣獵人請之不已主人疑遲曰君且休矣餘當議之其日麑去遂不歸

灌長氏曰萬物愚于人人愚于天顧人發殺機物或知之天發殺機人鮮知也彼死權死寵死於聲利即事理彰顯禍在燃眉尚謂彼人愛我迷而不悟者衆矣況幾先禍始動于萌蘖之間隅於視聽之表者乎嗚呼此麑智於臨江之麋多矣

遺文

道簡則貴物少則珍事約則精辭寡則要天之道物之情也夫登高能賦則可以為大夫古之人猶且難之若前人所絕後人宜可無作乃在今日不啻燕函粤鎛夫人而能為之矣顧今人作之後人復用覆醬瓿終不如其無作也以顔城㝡爾僻在山陬上客輶軒通人羈旅載塗既稀遺篇自鮮間有殘碑斷碣埋没荒榛拂拭鈔傳以存世變去其繁弱亦得雄篇也若此邦人士辟荆

棘而居之讀書學古創始新邑間有綴述淵源未廣其
為工拙存替以俟後之人故不槩錄焉

顔神鎮石城記　濟南李攀龍撰

公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
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
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
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為父母憂四方亡命嘯而過
市有業甒於篚中覆之利剱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

為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憯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以春秋糴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佞之業在烝民之七章矣中丞傳公謂御史段

公曰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為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紓為解也大夫實云畏此簡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乃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也大夫實云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列城數十豈謂是西游津梁之上有急難也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公

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
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
覆簣為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
不倍委土而十年為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
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公乃屬之青州守李
尚智倅倪雲鵬自三月至七月守尚智倅雲鵬乃以
效於公算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尋方廣若干
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為池百姓忽自

有之矣公以報成今中丞丁公也攀龍弱冠時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他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為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為儲芻餉供億於其所令足待變

矣夫豈為計哉公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

忬公其子云

郡别駕魏公祠堂碑記　郡人馮琦撰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水出文姜故址者逶其下厥

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千數青以西淄萊新益之間

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

貿易輻湊而不可法匪其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

也恩以用其法蓋昔者郡别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

之莅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閭
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擁道遮留
塞乎轅轍之間車為之枳已而藉公弗獲則肖其貌
祠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
宇下者低回不能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
商賈者曰嚮者無擾於吾市其嘗有犯於公者曰是
真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之壯
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日圮乃相與聚而謀新之

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是捐稰鳩工順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之年矣仍如其彊仕時廟之制從新貌從舊志思也祠於范文正公之側明埒也而揆公與文正吾必以公為難何也當孤鎮於專城當草創於坐理當倅於守胥壤矣而民之祠之也同公何啻難乎昔晉太保王休徵氏之佐州也民歌之曰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繫
一別駕而所指以為別駕功者在國不空耳公視政
事三年垂槖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作經費推此
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以困此小大東者耶自太保
而後至始興世始大啟吾以為公之淳德清節似太
保而公之冢胤中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
科為聞人長公子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于江左
諸王若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之報

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則何也公名怡號節齋中丞公名允貞號見泉同與百姓建是祠者則本鎮通判五臺張君藴道關中趙君存誠也法得並書

又碑　　郡人鍾羽正撰

吾郡顔神鎮故有别駕魏公生祠與范文正公並民思魏公德祠所以報也祠比於范公者其德埒也公去鎮蓋五十餘禩而民思之若新當事者更拓地為

堂三楹兩廡翼之修葺以時垂於有永藩臬羣公屬
余為記余考今昔吏治隆汙之際則慨然以嘆而遠
想先輩長者之風夫其奉職無擇官拊循其民無擇
地精心一意而無所為於其間故感人深而流風遠
余蓋聞於故老稱説魏公之所為顏神者一何豈弟
淳至也顏神蒼孤萬山篳路藍縷以啟之苫蓋荊棘
以居之魏公以别駕來蒞於茲其為置散無異公即
不鄙夷之治官如家訓飭其民如其子弟農有勸蠶

織有賞弭盜有法其大指乃在教訓安利之無取赫赫治辦者久之而民乃大和訟息于庭民安于塾老穉嬉于野而公雅潔修一絲不以自溷得代之日羨金四百置之而去蕭然空槖而已大畧魏公之治如古循吏所勉監而不自功公之節如古廉吏所檢飭而不自名其去顏神也萬人號留車枳而不得發家繪公像飲食必祝也其祠宇之存者日飾月闗五十祀而若新是何修何營哉别駕之畀顏神之僻宜賢

者之所弗樂而公且以為畏壘桐鄉此公之所以為長者也世蓋有矯厲能稱職者矣或其官與地足以階榮藉聲者也然刻飾塗澤真意不偕而味亦不淵永其資與地無所復冀則不漁其民以身為壑已稱為賢者矣何暇論於尸祝之間哉余故樂道公事而為之記非獨致景行也且欲以風世焉正為公伯子中丞公所薦士中丞公清忠沉毅有古大臣之節仲子又余同年相善季子刑部公亦名士蓋公積慶之

澤將滿宇内祠不以重公也抑以繫邦人之思云爾

山雨樓圖記

退谷孫承澤撰

山雨樓圖者枚先太宰圖其讀書之樓也太宰家青之顔神鎮海岱諸山蜿蜒而來結聚於此林麓娟秀溪流迴合大江以北所未有也太宰久宦長安思歸未得乃繪而為圖高樓矗起巋然其中樓無不宜而曰山雨者海氣挾雨滃然東來四顧如畫集于一樓其最勝景也每公餘退食焚香展卷宛如登臨其上

而載歌載詠也往時大司空劉清惠好樓居而未能
搆文衡山作層樓圖以贈之至今傳焉近年于姜黨
先生思其鄉之山水某宜亭某宜閣某宜橋梁繪為
意先卷彼時士紳羨而題之今太宰之卷圖耶樓耶
要不必問而其意則遠矣居嚴重之地事務鞅掌議
論煩雜人所歛眉棘手者獨處之以靜正整暇具于
是卷見之矣余嘗言古之能辦天下事者皆如不欲
辦者也故車書玉帛兵陳會盟紛紜勞攘而意境蕭

然有山林空寂之氣故足貴也太宰有之矣其樓之為圖圖之為樓舉足慕也

題山雨樓卷詩　鎮州梁清標

曾展沚園秋色圖又看樓閣倚芳湖細柳陰陰垂野岸涼風翦翦行菰蒲霜橋楓浦遥映帶山禽晨夕如相呼斯樓搆自何年始四時風物尚書里尚書雅望裴王儔門庭清寂心如水身依日月志岩扉家山繪入丹青裏虛敞高樓天半開當窻遠岫何崔巍冥濛

海氣溪雲合蕭颯天風山雨來山雨滿樓秋氣爽飛
流瀑布山泉響主人高吟秋水篇客來時蕩蘭舟槳
尚書退食寶此圖開襟示我同披賞尺幅宛移濠濮
間卧遊如立東山上漠漠亭臺入翠微賜沐山公許
暫歸白雲紅葉迎孤棹茆堂沙逕生清暉畫樓無恙
烟霞護如君家慶真難遇兩親老傍鹿門棲鳳毛蚤
擅凌雲賦舒嘯幽篁明月低稱觴絲管行雲駐三徑
雖高元亮風九重雅重曲江度中朝人物待持衡未

容逸興盟鷗鷺久客余懷亦倦遊百尺思卧元龍樓歳月蹉跎歸未得凄霜苦雨胡偪仄浩蕩秋風起太行三復此圖興歎息

題沚園秋望卷詩　　安邱劉正宗

京洛厭塵氛勝情易索寞邈馬曠土懷尺幅存寄託淹見孝水涯秋色點寥廓卜築俯川原帶山復近郭登陟富緑陰瀠洄湛清壑雙峯峙白雲長虹飲嵐脚几席分潺湲遠從天際落柿葉敵霜楓白石沃粲若

豈必羨濠梁自足知魚樂頻覺人境遥歲月失炎熇
棲尋匪外求位置嗤丹雘乃知地無偏幽奇在領畧
誰信啟事餘清興儕猿寉披圖悠卧遊烟巒歸臆度
何日負行笈短屐與同著

又題　　騈邑馮溥

羣峯環緑野松菊盡堪圖水碧烟嵐接沙明鳫鶩呼
巖從秋樹老風入夜弦孤　帝切嘉謨念無疑是
鑑湖　柳色參差處溪流帶小橋石牀醒酒易竹徑

借風饒露下香沾屐朝來黛點椒何時扶病過未惜馬蹄遥　謝公多逸興小築水之濱靜得川原適清無市井塵霞鮮遮日辟松種長龍鱗魚鳥歡情性忘機傍主人　相期尋舊約山徑久曾經此日三公團他年二老亭月明環水白雲散見峯青誰唱滄浪曲悠悠最可聽

附録　十三經注疏序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伊始矣自尼山記

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為六司馬遷因之稱曰六藝班史無譏焉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并記六藝畧中若漆園氏述孔子西藏書周室繙十二經以説老聃則一以為六經六緯一以為易上下經十翼一以為春秋十二公經也周續之通十經則五經五緯也唐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則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觧小學也其明經取士之九經則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若夫石室十三經始自孟蜀蓋上翼五經若繁星配斗而下比小學讖緯諸篇則又江淮河洛之俯視夫泜蒲具區豯養餘祁矣且夫漢儒之爲功於經也烈矣自秦火熄挾書令除然三代舊篇淹沒淪喪高堂北平顏芝伏勝后蒼貫直毛萇向歆父子孔安國之徒口授筆錄網羅放失發

塚壁之藏編煨燼之跡逮東京魏晉馬融鄭玄服虔王弼何休趙岐王肅杜預郭璞范甯鄭衆諸賢咸攷詳異同辨正得失鑽厲遺言窮年白首迄乎六朝雲擾南北中分章句好尚互有偏執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以至正義辨於貞觀二禮詳於永徽端拱咸平復加較正經傳註疏始成全帙盖桃弧棘矢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莫踰其勞而典章名物草木鳥獸字析句比雖繅人治絲緘人治組天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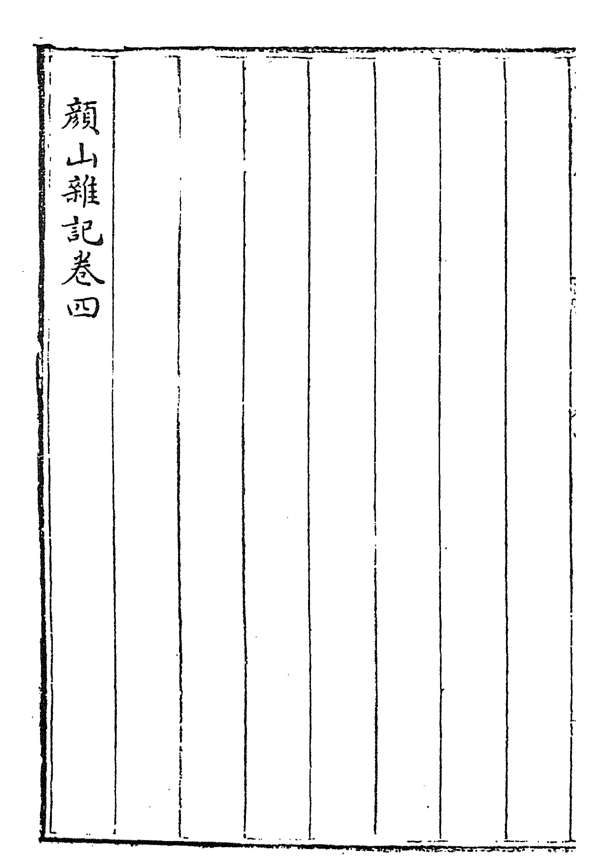
之九野三垣建章之千門萬户莫喻其詳且密也而士苟志在稽古正學則舍此何適焉然學士或白首不見全書即辟雍之籍蠧老塵封齋受誦讀卒業者闕焉又或偽謬相衍牴牾不保讀之如含瓦石毛生兹刻獨為完善于以羽翼聖經有功於王者表章之事者也且此書之聚訟亦從來多故矣十翼後先象彖分合孰是孰非孔辟伏書古今何辨豳何别乎雅頌衛邶鄘何分關雎盛衰安昉冬官何闕考工何補

職方禹服山川咼據王制月令漢儒何以附會夏時周月正朔馬憑膏盲墨守廢疾之論三傳優劣胡為紛紛以至詩之有齊魯韓內外易之有施孟梁丘京氏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禮之有大小戴春秋之有吳助何存者什一亡者什九疑信廢興斯編具在昔人云聖人之經昭若日月而先儒又謂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夫以人心自有之六經而窺乎日月我註註我正復不隔誠好學深思以探其意又安在漢人窮

經而經亡哉故曰六經載道之文能觀聖人作經之意知為儒者希天之業也嗚呼深遠矣漢博士以五經待詔每國有大政大疑則各以所名一經奏斷而朝廷稱制決焉雋京兆處衛太子事雖復引義不精而猶能援古決疑倉卒定變况其果能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論語半部佐定天下者哉則其窮經致用執此以往有不可勝用者矣嗟乎毛氏一經之功臣也漢有二毛

其苗裔乃能合十三經而日星之其亦可謂淹雅綜
勤有志表章豈特爲海虞稽古正學之一人哉
此邑先生任尚書濬按吳時所作也尚書與余同
在山間村墅相按奇才博識文章凌轢秦漢曩嘗
共事司農每有劇談愧其綜雅今其既没遺文散
亡家人竟無存錄良可惜也此文雖有毛刻行世
其間雕印僞誤頗多聊爲校勘附載於此以示鄉
之來學慨自古樂之亡後生小子虛憍寡昧其於

經史源流曚然莫辨繞拾坊牘餘瀋鈔錄成行輒已傲然自題名士安知前輩作者用意若此之勤乎


顏山雜記卷四

跋

孝鄉之於郡邑亦不數數也昔明嘉靖間鄉之耆舊馮海浮先生纂集郡志見稱於時萬歷中司空鍾公又取而附益之二公於世既為聞人其書號為巨麗而其於孝鄉頗為濶畧質諸所聞殆闕如也蓋孝鄉僻遠在郡邑二百里外二公生平既未嘗攬轡從容一覽其溪山省其風土而孝鄉之人又習為愿樸未嘗厚自雕飾取名譽而冒進於名賢作者之前此其沒沒近於無聞者

也初王元美創置顏城而李于鱗為之碑記則雜引外事以作談鋒如妖女之祟九起之亂一切附麗文詞歸之孝水此或因所寄託用壯蔚其文筆為銘功紀德之資則可要未得為衷言信史也至李中麓采掇流聞率爾命筆其為疏濶抑又甚焉試規于近事如史賊揭竿於萊野李孽肆踞於龍山謝遷播虐于淄川沂寇延蔓於長峪是皆亂氓蠭起近在門庭獨孝鄉之民中處其間按堵晏然無一人從亂者蓋其子弟之安於耕鑿習

於教訓志定而難犯久矣此則元美氏之功為不沒也家相國自昔家食每言及此喟然興歎嘗以謂君子一言之垂有風氣焉有法式焉有鑒戒焉故言不可以不慎也茲以謝政餘閒優遊在里常侍讌談於先光祿公每聞鄉中遺賢故老之行事退而察其習俗之變態乃綜括大端作顏山雜記四卷以付小子校錄之竊惟古者人物風土之書如三輔決錄西京雜記等篇並踈雅散朗略存舊觀意到則書初無倫次似不在甲觀七略

之中而百世之下讀之者若親侍昔賢語笑而揖讓其間覽時變則慷慨傷懷撫山川則欣然欲往昔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亦文章之盛事也若聞詩而得興觀問禮而起莊敬則文章不足以槩之矣敬因校讐之次撫卷興懷附識所聞云爾

康熙丙午秋七月男寶仍謹書